

秧门，是一道怎样的门？

我一路寻找而来，也许是打从有了秧田时就有了一扇属于秧的门。当那些被浸泡好的种子在开春的时节被洒进秧田里开始，秧田里就关起了一道门——一道为孕育关紧的门。这道门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，也不在什么形而上或是形而下。它关住的是——一田稚嫩的春，一片嫩绿的诗意。

谁又是那把打开秧门的钥匙？

这秧门的打开不像一扇柴门的打开，柴门打开，让一捆捆干柴走进灶房。意味着一家的主妇将要生火做饭，意味着屋顶上的那管烟囱将要升起炊烟；这秧门的打开也不同于一扇院门的打开，一扇院门打开，一般不是为了迎送进出，就意味着这家今日有人，可拜访，可走动，可串门。

秧门开，无有声响。秧门开，春情荡漾。

当一位在一方被尊为农事经验足且年尊辈长的老农，健步走进蓄着满满一田嫩绿秧苗的秧田的一角，伸出满是老茧的双手郑重地拔起第一株长势良好的青秧，这春天的秧门便被打开。于是，一株株的嫩秧紧随其后地被连根拔起，洗去粘根泥，扎成秧把。这秧田被打开的门是一扇送出之门，那些被拔起扎成了把的青秧都是待嫁的妹子，她们将在同一天里被嫁出去，去到各自的“家”中，在那里扎根生长，散支分蘖，开花结果。

那些待栽的水田，此时也打开了一扇门，那是一扇迎进之门。这扇门是被一种叫抄的农具给打开的，早醒的老牛早早就被耕夫套上链索，拖着一架抄来到被水浸泡得稀烂的泥水田里，赶凸平垸地把田弄平整，把泥弄烂化。好让新秧嫩细的根载下去易扎稳，易活棵。插着秧的时候，那只催春的布谷鸟，时不时地飞掠过头顶上的天空，丢下一串脆生生的“布一谷，布一谷”的鸣唱。

怎么也想不起来，是哪一年春天的哪一天，父亲买回来一把香椿芽。那是我第一次吃香椿芽拌豆腐，真香啊。我和哥哥都很喜欢吃，满满一瓷盆，很快被我们吃得精光。父亲很高兴，脸上漾起慈爱的笑容，说：“都这么喜欢吃香椿芽！从哪里能搞到苗子，我来栽几棵，以后你们想吃了就摘一把下来。”

“你们哪天有空回来？香椿芽能吃了，好多！你回来摘。”

“这两天可有时间回来？过了谷雨香椿芽就不能吃了。”

每年春天，父亲都会打电话这样说。想起香椿芽，不由得口舌生津，父亲做的香椿芽拌豆腐、香椿芽炒鸡蛋，真是人间至味。可是，我总是忙，这样那样的事情，牵牵绊绊，只能在春节和端午节、中秋节回家，来去匆匆。老家屋前，父亲栽的香椿树，已经衍生成一大片了，有好几十棵，可惜，我吃不上。有时在菜市场看到卖香椿芽，整整齐齐的，一小把一小把，用细绳系着，总是屈指可数的几把，放在一大堆一大堆的青菜、芹菜或是韭菜上面。显然价格不菲，所以才会被如此细心地优待。偶尔也问一下：“香椿芽怎么卖？”我买菜基本

开秧门（外一篇）

汪维伦



田园序曲 苗青 摄

有道是“小孩子盼过年，大人盼插田。”插田的这天，主东的家里却是如过年一样的热闹。厨房里有帮厨的，厨房外有帮着干散事的，进进出出像办喜事似的，屋里屋外好不热闹。

刚载下的秧苗是嫩嫩的，吹拂它们的春风是嫩嫩的，停留在这里的时光此时也是嫩嫩的。这时，农人属望的目光里充满着爱抚。

而在我们的身后，一扇时光的大门正敞开着。在秧苗的身后，敞开着一扇时光之门。

有脚步声相追赶着，不辜负大好时光。

割麦

头天晚上一般都会把镰刀磨好。打磨的声音里能听出：镰刀很兴奋，磨镰的人也很兴奋。

割麦投早凉，天麻亮就起床。拿上昨夜磨好的镰刀，尽管出门时人还是睡蒙蒙的，一段路程一走也就清醒了。到了地垄前，望着那一垄垄如铺如盖的金黄，握镰的手便

不自觉开始痒痒起来。选好角度，弯下腰去，只听到镰刀吃进麦棵发出的有些类似牛吃草时发出的“滋啦滋啦”声。

在我做学生时，这个季节里学校也会放六七天假——叫麦忙假。专让学生们回家帮家里割麦子。可想而知，那天头夜里磨出的镰刀中自然会有我的一把。尽管是夏天，早晨的风仍然是凉丝丝的，吹在人身上很舒服，所以这时割麦才是最有劲的时候，弓着腰，低着头，一个劲地往前割。一垄地不知不觉地就割到了头。直起身子，擦一把脸上的汗水，又走进下一垄。

割麦的人一般都不喜欢多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地愣着头往前赶。只有镰刀和金黄的麦秸在较劲，但麦秸再有韧性也斗不过被磨得锋利的镰刀。只听呼啦啦地一片响，又是一片麦茬裸露在天光下。除了这些，就只有头脸上的汗水雨点似的打在地面上的声音。日头爬上东山顶时，麦子已被放倒一大片。现在急需捆起它们，再用

挑担将它们送到谷场上铺好，赶在这晴天的好日头下猛猛地晒晒，及时脱粒收进仓里。

日头正猛时，收刀停割。进入到打场的时段。

写到割麦不由让我想到一位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流派的画家叫莱昂·奥古斯丁·莱尔米特画的那幅油画——《圣佩尔山的割麦人》。莱昂·奥古斯丁·莱尔米特出生于法国皮卡第大区的埃纳省，并在那里生活了20年。他一直很眷恋那里的农村生活，一生都以农村为题材作画，并有幸成为这一杰出艺术流派的最后一位画家。在这幅油画的画面里：圣佩尔山的乡村和我的乡村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画面上的景色显示的好像是秋天——天高云淡，飘着淡淡白云的天空下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金黄的麦子。被收割的部分，麦子依然一抱一抱地被摆放在地里，割麦的人是一个名叫喀什米·德罕的农妇，沉重的劳作后正躺在收割后的地上休息，也可能是太疲劳了，也许是她觉得这收割后的麦地比床更舒服。她睡得是那么的香，对身旁两位身材粗壮的农妇的交谈毫不在意……

多么好的一幅乡村割麦图，又是多好的一种乡村农事的写意。

现如今进入机器时代，收割的场景自然是有所不同。而我的乡村现在的地里很少有人种麦子，多被多经产业所替代。那些开垦于山坡上的地块里，不是生长着茶叶，就是蚕桑。放眼一片碧绿。那把用作收割的镰刀，早被丢弃在农家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因久未使用而生了一层厚厚的铁锈，眠进一种无梦的深睡里。

发展下去，手工割麦这种农活还会不会存在？此时写下这些，不知道还有什么实在的意义？诚然与莱昂·奥古斯丁·莱尔米特的画相比起来，我的写技自是相形见绌。仅针对其事，实为记。

父亲的香椿树

葵花

上是固定在一个摊位，跟卖菜大姐早已熟悉，她知道我不会买很贵的菜。她在剥豆子，或者整理菜堆，并不停止手上的工作，只微微一笑，淡淡地报出一个价格。我说，我家有好多香椿树呢！

今年，因特殊情况，迟迟不能上班。三月中旬，忽然想起父亲那几十颗香椿树，该发芽了吧？我要回去，摘很多很多香椿芽回来，放在冰箱里，慢慢地吃。

可是，几十棵香椿树一眼看去，光秃秃的，仔细看才看得到稀稀拉拉几个紫色的小芽，只有长在树杪上的几枝稍大一点。父亲说：“哎，不知道你今天回来呀！昨天你哥哥回来，摘了不少。要是知道你回来，叫他少摘一点就好了。”父亲把镰刀头绑在一根长竹竿上，把树杪上的芽一一割了下来。母亲把低处的那些极小的也都摘了，居然也凑了两大把。

四月初，因一件小事我又回了一次家，路上算了算距离上次回家

的天数，香椿树应该又长出了许多新芽。

谁知，比上次更少。父亲说：“你要是提前两天打个电话就好了。昨天，都被后村吴老四家的小儿子摘去了。知道你今天回来我就叫他留一点。”母亲在一旁说：“你爸就是的，哪个要都由着他摘！”父亲说：“那孩子昨天路过这儿，看见香椿芽稀罕得不得了。他也在外面打工，几年都难得碰到他一次，既张了口，怎好不给他摘？哪里想到你今天又回来了。”我忽然想到：这几十棵树上的芽，今年也许父亲自己还没吃过呢？父亲最喜欢吃香椿芽拌豆腐了。我说，爸，我不要了，我在合肥能买到。这几个芽太小了，摘了怪可惜的，等它长几天，你自己留着吃吧。父亲说：“你带回去，我吃过了。”母亲说：“你爸今年就吃过一顿。隔三差五，这个摘那个摘的，树芽哪里长得及！”

父亲拿着那根绑着镰刀头的竹竿，昂着头，眯着眼，仔细地寻找香椿芽，找到了，轻轻地割下来。我弯腰将它们从地上——捡起。忽然就想起小时候，那时的父亲比现在的我还要年轻得多，屋后有一棵枣树，枣子熟了，父亲只需用一只手，把枣树一摇一晃，枣子就劈头盖脑地掉下来。我和哥哥欢天喜地，又忙着接正在下落的枣子，又忙着捡在地上跳跃的枣子。不记得枣树是什么时候已经不在，也许是翻盖屋子的时候被砍掉了，也许是它老死了。也不记得父亲是哪一年栽的香椿树。最先栽的几棵已经长到屋檐之上，地下的根衍生出的几十棵高低不等。我从来不曾留意这些树是什么时候有的，什么时候长高长大的，就像我不曾留意父亲是什么时候有了白发，什么时候开始步履渐渐迟缓。

父亲说，你们都喜欢吃，我换个地方再栽几棵，要不了几年，又是一大片。

父亲从来没有责怪过我们长时间不回家。可是，有多少个日子，父亲独自望着他特地为我们而栽的香椿树，盼着我们回家？